

## 文艺青年养成计划

见识了那么浓郁的文艺范,你是不是也怦然心动,想要过一把文艺瘾?或者,测试一下自己够不够文艺?这其实也不难,下面,就让我们为魔都文艺青年,设计一套“养成计划”。

■文 | 唐骋华

### 书籍 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 ★★★★★

这年头文艺青年见了面,不聊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,不探究小径的分岔路口、看不见的城市,还能干吗?至于懂不懂倒在其次。如果你还能谈谈波拉尼奥《2666》、乔伊斯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、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、萨冈《你好,忧愁》,那就更好了。

### 梭罗、卡佛 ★★★★★

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散发着田园牧歌式的情调,正符合当下对低碳生活的推崇。雷蒙德·卡佛短篇小说集《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》,书名就是流行句式,其作品更是为文青所追捧。

### 村上春树、张爱玲、舒国治 ★★★★★

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已经说滥了,可没办法,谁让《挪威的森林》是文青圣经,张爱玲则有“小资教母”之称呢?而舒国治的游走和文笔则够文艺,为文青所喜爱。

### 《万象》《天南》《文景》 ★★★★★

文艺青年要看杂志,但不能看普通杂志。《万象》是老牌人文杂志,读者以知识分子为主,董桥、李欧梵、毛尖等均为其作者。《天南》和《文景》为新创人文杂志,随笔、散文、诗歌、书评,文艺气质十足。

### 《假装的艺术》《格调》 ★★★

好吧,你太忙,没时间读那么多书,可你依然跳动着一颗文艺的心。怎么办?读这两本书吧,作者提供的快餐,让你轻松地把自己打扮成文艺青年。

### 书店 2666图书馆 ★★★★★

如果你知道这家藏身于静安别墅中的图书馆,你的文青指数已毫无争议地抵达五颗星。不说别的,五个创办者本身就是标准文艺青年:媒体人、艺术家、咖啡店老板。他们给图书馆起的名字,也源于只有文青才津津乐道的小说《2666》。图书馆藏书不多,但不乏台版、港版及作家签名本。重要的是,时常有中外作家来此办读者交流会。

### 季风书园 ★★★★★

作为上海老牌人文书店,地铁1号线陕西南路站的季风书园无需多做介绍。只要人文类图书的主旋律不变,只要有作家、学者来办讲座,季风永远是文艺青年的圣地。

### 音乐 英伦摇滚 ★★★★★

英伦摇滚本来就是当代流行音乐的重镇,经伦敦奥运的渲染,更是传遍全世界。作为文艺青年,不会唱两句《Hey Jude》怎么出来混?当然这远远不够,听过披头士、皇后、绿洲等老少咸知的乐队只能算入门,领略过The Clash、立体声、Elbow才叫热衷。

### 百老汇音乐剧 ★★★★★

四大名剧《猫》《剧院幽灵》《悲惨世界》《西贡小姐》相继看完,你的文艺指数必将有质的飞跃。随后,就可以向古典音乐、意大利咏叹调进发啦!

### 法国香颂 ★★★★★

因为卖唱片的黄鱼车叔叔阿姨都在用法语歌招徕生意,只好扣除半颗星。但鉴于法国在文艺青年中的地位,法语歌是不能跳过的。当然,文艺青年宁死不会说出“法语歌”这个词,他们一定要说“法国香颂”,并且,法国的“法”应该念第四声。

### 顶楼的马戏团 ★★★★★

“顶楼的马戏团”乐队号称魔都文艺战线上的一朵奇葩,成立约十年,比不上天团,在小众圈子里却已相当火爆,每逢演出必爆满。其原创歌曲《苏州河恋曲》《上海25小时》《上海童年》《你要会做人》《小白领之歌》等散发着浓郁的魔都文艺范。

### 陈绮贞、张悬、小野丽莎、周云蓬、左小祖咒 ★★★

即便你受不了刺耳的英伦摇滚,法国香颂又实在听不懂,至少,也该听听陈绮贞、张悬、小野丽莎、周云蓬、左小祖咒。如果连这几位老师都不热爱,你只能与文艺青年绝缘了。

### 电影话剧 法国电影 ★★★★★

先别管能否看得懂,反正拿出一部法国片准没错。然后你要历数《四百击》《新桥恋人》《两生花》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等名片,特吕弗、戈达尔、侯麦、吕克·贝松等大导演。同时对好莱坞表示不屑,当然个别的如希区柯克应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。

### 伊朗和越南电影 ★★★★★

小津安二郎、黑泽明、北野武等人自然是必看的,但在文艺青年纷纷涌现的当下,这点储备不够了。近十几年,伊朗和越南电影异军突起,广受好评。赶快找阿巴斯《樱桃的滋味》《我朋友的家》、陈英雄《青木瓜之味》《挪威的森林》来看吧。

### 《皮娜》《第七封印》 ★★★★★

德国新电影代表人物文德斯2011年力作。力作的意思是,延续了文大师的晦涩风格,比之《柏林苍穹下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这就对了,否则怎么显示文艺青年的鉴赏力?想挑战更高难度的同学还可以去看伯格曼的名片《第七封印》。

### 孟京辉话剧 ★★★★★

孟老师乃中国实验戏剧带头人、小剧场话剧领路人,其作品如《思凡》《升降机》《恋爱的犀牛》《艳遇》《空中花园谋杀案》……都要反复欣赏、仔细分析。



白羽说,路面上的蚂蚁如我,雄赳赳气昂昂爬过,笑蚂蚁也就是笑我

# 什么

所区别。透过他们自己的思考中。

原来,俞冰夏当初读王小波就是奔着做知识分子去的,从大学到赴美读研,也想在学术上有所创见。但她又不想进学院被纳入体制,“我父母都是大学教师,对国内的学术环境我太清楚了。”在美国,她见识了满大街的“纯粹文艺青年”——热爱阅读、写作,热衷于组织和参与各类活动,希望改善社会。这让俞冰夏觉得,从文艺青年做起逐渐炼成知识分子,是不错的道路。

开2666图书馆,就是想吸引更多人一起来读书、思考和交流。不过一年多观察下来,俞冰夏颇有不满,觉得国内文艺青年的趣味和视野普遍太狭窄,小资、小清新成了主流。“他们喜欢村上春树,以前我也非常喜欢,后来不喜欢了,他不激烈、太温和。”

阔天地才是我应该作为的地方。”

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,程小飞做过专栏作家、小杂志主编、摄影师、文艺策划人、艺术类大学的老师、电台DJ等。身为一名“跨界文艺青年”,对这个群体的真实状态,他有了贴切而深刻的体会。

“文艺青年可能会在人群中发呆,在咖啡馆坐上整个下午,在飞机和火车上涂涂画画,于是外界批评他们懒散、软弱、不思进取,其实这只是内在特性的反映。这种特性是有独立的意识和思考,对世俗不齿或不悦,要用思想作武器赢得胜利。”

掀开表象,文艺青年的另一面浮现而出——他们是身体力行者,组织展览,推动创意市集,最早接受LOMO相机,帮助残障儿童……程小飞很喜欢袁泉在首张专辑《孤独的花朵》里的一句独白,觉得可以作为对他本人的概括:“树林中有两条路,而我,选择了较少人走的路,这就造成了和所有人的差异。”